

土家语研究及实录

彭勃 编著

永顺县民族事务委员会 主编

序 言

田荆贵

盛夏七月，挚友彭勃来舍见访，携来最近编写的《土家语研究及实录》一书的草稿，征求对此书的意见，且央我作序，事属研究民族工作的大好事，乃欣然接受任务，洎通读全稿，深受启示。作者搜集湘鄂渝黔土家族聚居区的大量资料，说明土家语曾是土家族人的共同语言，对这个民族统一整体的形成，起着巨大的作用。书中还着重介绍了湘西酉水流域土家语的流传和现状以及五十年代在恢复土家族民族成份时，土家语所起的历史作用。这些资料，将促进土家族人对自己民族的了解，增加对这个古老民族的热爱，增强民族中的团结，奋发向上，使这个民族早跻身于先进的民族之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了土家语的语音、词汇、词组、句子，用国际音标，注以四声，用直译、意译、汉字加注等办法，使读者具体了解到土家语是怎样的一种语言，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以数十年搜集、调查所得的用土家语唱的、讲述的：摆手歌、梯玛歌、哭嫁歌、挖土歌、民歌、童谣、谚语、故事、地名、人名等原始资料，用国际音标记录而加以翻译，使这些珍贵的土

家语资料,得以抢救保存下来。这是作者对现在和将来,于土家族的研究是一个极大的贡献。彭勃同志是土家族人,我们相识于五十年代,平日相知甚深。数十年来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工作之余,潜心于土家族民族历史、文化、风习、语言诸方面的研究,颇多成就。现在以古稀之年犹孜孜不倦于民族各方面的研究,还编写出这本有价值的书来,其精神是可钦佩的。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聊书数语,为老友的成果致贺。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序言	田荆贵
引言	(1)
第一章 土家语历史源流	(5)
第二章 土家语语法概要	(18)
一、语音	(18)
二、词汇	(22)
三、词组	(27)
四、句子	(32)
第三章 主要词汇	(39)
第四章 土家语使用实录	(58)
一、摆手歌	(58)
1. 请土王词	(58)
2. 敬土王词	(62)
3. 送土王词	(68)
4. 扫堂词	(71)
5. 大摆手敬八部大神词	(78)
6. 敬八部大神词	(87)
二、摆手舞蹈中土家语名称	(90)
三、毛谷斯中的对话	(92)
四、哭嫁歌	(94)

1. 母女对哭	(95)
2. 哭上轿	(106)
五、土老司唱词	(110)
1. 求雨	(110)
2. 溜床词(一)	(116)
3. 溜床词(二)	(121)
4. 亡人告别儿女词	(126)
六、民间流传的敬神词	(130)
1. 敬惹卡拔帕	(131)
2. 敬四官神词	(132)
3. 四月八敬牛王词	(134)
4. 敬梅山神词	(136)
七、挖土锣鼓歌	(138)
1. 对门山上有一家	(139)
2. 汉语土话夹杂歌	(140)
八、古代山歌	(142)
九、古代儿歌	(145)
十、古代谚语	(151)
十一、古代民间故事	(155)
1. 者角个乖	(155)
2. 不吃狗肉羊肉的根巴	(162)
十二、土家语地名考	(165)
十三、土家语人名考	(175)
后记	(183)

引言

在湘鄂渝黔衔邻的广大山区,居住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兄弟民族——土家族。说它古老,早在先秦时代,其先民活动即已见于史籍;说它年轻,其族别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7年才被正式承认。

土家族人自称“比几卡”、“比兹卡”、或“贝锦卡”,因语音稍有不同而异。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土家族人口达到570.4223人,占全国56个民族的第8位,占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第7位,全国1万以上土家族人口的县市已达到34个。我国土家族聚居的武陵大山区,先后有“二州、九县”和部分土家族乡。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后,土家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奋发图强,团结进步,正在为跻身于先进的民族之林而自强不息。

土家族人生活之区约在10万平方公里左右,山水清奇、土石温润。以山而言,西部耸峙武陵西脉主峰梵净山,北面绵延三峡巫山山系,东南则有武陵东支蜿蜒伸展。以水而言,乌江北去,清江东流,酉水东南向,沅、澧东北驰。武陵山区景观幽奇,群峰挺秀,古原苍莽,涧壑飞瀑,长川泻碧。武陵源风景特区的张家界、索溪峪、天子山一带,周回百里,翠屏环列,云蒸霞蔚,恍如仙境;永顺猛峒河、老司城、不二门等名胜区,风光旖旎,山环水绕,文物丰富,属国务院规定为全国保护重点文物溪州铜柱,雄峙酉水东岸,一年一度的国际漂流节,在永顺猛峒河举行。余如龙山的火岩溶洞群、桑植的九天洞、利川的腾龙洞、酉阳三十七洞天及大、小二酉洞、黔江

小南海、彭水乌江古栈道、石门夹山古寺、黔东梵净山佛道殿阁、来凤摆手堂、咸丰唐崖土司遗址等,或凭天成奇质,或依人事因缘,皆称胜一方,山水奇特的钟灵之气,孕育着土家族人坚强不屈、勇于进取的民族性格。

土家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族源探溯,研究者有巴人说、乌蛮说、土著先民说种种,由于数十年来研究的深入及地下文物的发现,渐趋统一于巴人说。“长阳人”的发现,证明清江和澧水流域在十多万年前就有人类生息,张家界市永定区和石门县发现旧石器遗址,泸溪、龙山、永顺、五峰等地发现新石器遗址,这说明数万年前这里已有人类繁衍,这些古人类即土家族人原始祖先巴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生存发展起来。文字出现后,殷墟甲骨有五片提到“巴方”,即巴氏族所居之地。周武王伐纣,巴人曾负干戈参战,并以“勇锐”著称。武王克商后封族人于巴,称之曰“巴子国”,领有今渝东、鄂西一带,春秋战国时期,巴国人相当活跃,但后来在秦楚巴蜀的反复斗争中,巴国逐渐削弱,楚王先取其领土之半。秦始皇二十四年(前 223 年)秦灭楚,收巴回之余地及楚之南郡、巫郡、黔中郡,郡民隶为秦之编氓。巫和黔中郡地略当今之沅、澧、清江、乌江诸地之土家族聚居区,西汉时改称武陵郡。定居于此地的巴人土著,虽经历代王朝更迭与战争动乱之扰,但基本没有大的迁移,一直比较稳定地在这一地区扎下根来。而“巴”字已在史籍上消失,代之而名之曰“蛮”,武陵蛮、五溪蛮、施州蛮、清江蛮、涪中蛮、澧水蛮、酉水蛮、酉阳蛮、思州蛮。蛮者即长时期定居于此大片区域之土家先民。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朝,蛮众日盛,蛮势日张,活动日繁,在史籍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其强宗大姓若田氏、覃氏、向氏、冉氏、杨氏、白氏及五代时崭露头角的彭氏等,割地自雄,日渐强盛,充任了推进土家族历史的重要角色,他们便是今日土家族人的远祖。中央王朝对这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山高水险,民性强悍,不易直接控制,只能采取“以蛮制蛮”的办

法,利用其民族中的强宗大姓中的强者,“赐以爵名,奉我朝朔”的虚名控制而已。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聚居地区,自唐末、宋代,基本上执行羁縻州郡制,自元代到清初,基本上是执行土司制。如永顺县自梁开平四年(940年)据溪州,溪州刺史由彭氏世袭任,自元代起改为永顺军民宣慰司,其宣慰司使,仍由彭氏子孙世代承袭,直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改土归流,改土司为流官,才结束这800余年彭氏土司的小朝廷统治。诸土司中,有鄂西容美司田氏、散毛司覃氏、利川忠路司覃氏、咸丰唐崖司覃氏、五峰司张氏、利川忠孝司田氏、大旺司田氏、宣恩高罗司田氏、腊壁司田氏、东流司田氏、卯洞司向氏、漫水司向氏、四川酉阳司冉氏、石柱司马氏、秀山土司杨氏、贵州省溪司杨氏、湖南永顺司彭氏、保靖司彭氏、桑植司向氏、慈利茅岗司覃氏。土司辖地有大小,司制时间有长短,而其世代承袭,握有土司种种特权,则基本相同。

据研究者考察,具有土家族人涵义的“土”,在两宋已屡见于史籍而记之曰“土户”、“土人”、“土丁”、“土兵”、“土蛮”者,是撰史有意区别当地苗族而特作指称的,至正式出现“土家”,则是“改土归流”之后,汉人大量迁入,土家人为与外来汉人和杂居相区别,乃借汉语“土家”自指,而称汉人为客家,苗人为苗家,这就不全是汉人史家通常用的“土著”之意了。1957年国务院批准土家族为单一民族,是有其史实依据的。土家族的称谓由“巴”而“蛮”、而“土”、而“土家”的变化,说明这个民族历史行程的长远。

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通用汉文,却有本民族的语言。这通用的民族语言,是民族在长时期内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生活中形成的,它对民族的进步与发展,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但由于这个民族聚居湘鄂渝黔边境辽阔的地域,因地理环境、发展历史、交通、文化诸方面条件的不同,及汉化程度快慢的差异,以致现在土家语在土家族中出现保存或消失的不同现象。目前以土家语为主要语言的仅以湘西沿酉水流域为主及鄂渝黔个别偏僻边远

的土家族聚居的小村寨,总计在 30 万人左右,约占土家族总人口的 6% 左右。在土家语完全消失地区,还有大量的土家语地名和土家语称谓及土家语的语法结构存世。近数十年来,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日繁,汉化程度的加速,以土家语为主的地区和人数正在锐减,这是民族发展进步的可喜现象。

我们并不希望在土家族人民中,重新学用土家语,推广土家语,这是违背民族发展、语言发展规律的,这是倒退的事,事实上不必要也做不到,但希望人们知道土家语是一种古老、丰富、优美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它的语音、词组、语法结构等都与汉语、苗语、瑶语、侗语等其他民族的语言不同。在土家族人生存、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土家语都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为使土家族这颗民族瑰宝得以在资料上保存下来,且为人们研究土家族,研究土家语,提供重要的、宝贵的参考资料,我认为这将与保存土家族其他文物同样的重要,这是编纂本书的主要目的。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首先是土家语的历史及其在土家族的流传情况的概述,使读者得悉土家语曾是土家族人的共同语言;其次是介绍土家语语音、词汇、词组和句子,以声母、韵母相拼,注以四声,从这里掌握土家语的钥匙,从词组、句子中,了解土家语的语法结构规律,这是本书的重点,用国际音标注音,可免用汉字注音不准之弊;再次以大量篇幅,分项介绍土家族在古代祭祀活动、文艺活动中的土家语,如摆手歌、毛谷斯对话、土巫师唱词、哭嫁词及流传民间的敬神词、山歌、儿歌、谚语、故事等等,还记录了土家语地名、人名等,以见土家语表达之精确及与土家族人民生活之密切关系;书中还汇集土家语的词汇,以见土家语的丰富多采。

土家族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它历史悠久,在缔造伟大的祖国事业中,曾作出它一定的贡献。土家语绚丽多姿,在祖国各民族语言的大花园中,有她独特的丰彩,愿土家语永远载入土家族人发展的史册中。

第一章

土家语历史源流

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共同语言是形成民族的必要条件之一。民族语言的形成,决不是一个暂时的偶然现象,而是在很长的历史长河中,居住在一个共同区域内的民族,在共同经济、文化生活中,为交流思想感情而形成的。从民族语言,我们可以研究这个民族的发展历史、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宗教信仰及道德情操等等,有时比地下发掘的文物还宝贵。

土家族是国内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湘鄂渝黔边境的武陵大山区,分布于清江、乌江、澧水、沅水、酉水等流域,土家语曾是这个民族的共同语言,因为所处的地域不同,环境不同,其发展的速度不同,故其汉化程度有快慢之别,汉化程度高的,民族语言消失得快,汉化程度较慢的,则民族语言保留得还比较完整。目前以土家语为主要语言的土家族人以酉水流域的为多,即湖南的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地为主、桑植、慈利、永定区、石门及湖北的来凤、鹤峰、宣恩,四川的酉阳、秀山等县的边远偏僻的土家族人聚居的村寨,还有不少的土家族人会土家语。总其数在 30 万人左右,略占土家族总人口的 6%。

古代对土家族使用民族语的情况,没有明确的记载,而从某些地方志和一些姓氏谱牒的记载中却可以推测出来。湘西有本《王氏谱书》,书中记载了王氏始祖来湘西落户情况。始祖本三吴峨眉

湾人,因避秦乱奔楚,沿沅水,进入酉水,经过“涉险滩急流,攀悬崖危道,饥食山果,暮宿洞穴”的艰辛历程,不久,来到“天地豁然开朗,山环水绕,山花自开自落,鸟兽见人不惊”的古王村,“乃绪草为庐,羈息于此。”王公到这里定居后,发现周围葱茏佳木之中,有一些“长发赤足、披兽皮、啾啾如鸟兽语”的人群,公渐与习,乃探其巢穴,效其语言,教以礼仪,习以耕凿,群蛮乃尊公为墨着冲,二世祖为墨塔冲,三世祖为墨洛冲。这本谱书美化了王氏始祖在湘西永顺定居情况,其中也描述了土家先民的生活情景和使用土家语的情况。“啾啾如鸟兽语”,这是对原始土家语的贬词。墨着冲、墨塔冲、墨洛冲等都是土家语对首领、头人、尊长们的尊称。“冲”、“宠”、“送”、“宠”同意,都是“王”、“首领”、“头人”之意。王姓是湘西土家族中的大姓,此谱书记载其始祖因避秦乱而定居湘西的故事,所见人群,是从古以来就定居于武陵大山区的土家先民,其“啾啾如鸟兽语”即是民族语言。

《永顺府志》载:彭士愁的父亲彭城,用计消灭溪州蛮酋吴着冲、惹巴冲、春巴冲等,“乃自为溪州刺史。”“吴着冲”、“惹巴冲”、“春巴冲”,是最早出现于地方志书的土家语名字。

湘鄂渝黔边的土家族聚居地区,自唐末、五代直到清初改土归流的近千年时间,基本上先是羈縻州郡制,后是土司制,都是一姓承袭的小天下,这些土官、土司们,除了上呈中央王朝的汉名讳外,他们大部分还有一个土家族人中呼唤的土家语名字,据《永顺彭氏家谱》记载:彭士愁土名墨贴巴、彭允林土名墨即巴、彭儒猛土名墨夫送、彭仕羲土名福送、彭师晏土名惹贴送、彭师宝土名惹贴恶等等,南宋绍兴年间迁治于福石城(即老司城)的彭福石宠,则即是土家语的名讳,这些都是宋代称刺史的出名土司。其属下以土家语命名的土官更为普遍,如南渭州长官有彭律恕可宜、彭始祖俾、彭惹即送、彭慨主俾;田家洞长官有田墨衣送、田墨和送、田墨若送,田桎只送;白岩洞长官有张那律、张麦依,驴迟洞长官司向达替,向

尔莫踵、向麦贴蹄；腊惹洞长官司有向谋赏等；保靖司的土司，亦有不少的土家语名讳，如彭莫送、彭大虫可宜、彭药哈俾、彭南木杵等，以上均见《永顺府志》、《永顺县志》、《保靖县志》的记载。土家族传说故事中的人物多系土家语的名讳，如吴着冲、春巴冲、惹巴冲、湟可赖、热其巴、莫湖卡替等，鲁力卡巴、科冬毛人、席里莎乃、嘎艺昭昭、土家族人叫上帝曰墨贴巴，雷公叫墨他泽、土地神曰汝池卡、官统称曰夸或嘎墨，至于平民百姓多以土家语为名字的，则更为普遍了。在湘西土家族聚居地区以土家语命名的地名、山名、河名则更为普遍。如龙山县里耶、农车、他沙、杏咱；永顺县的塔卧、石堤西、泽家湖、列夕、首车、勺哈；保靖县的普戎、比耳、阿可冲，古丈县泽弄坪、作苦坝、龙惹等等，这都举大的集镇而言，其余村寨则不胜例举，可知古代在这些地方土家语的盛行情况。

永顺地区，还流传一个土王不会说汉话的民间笑话。笑话说，有一年土王准备要正式登土王位，老司城里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在他管辖下的三州、六长官司、五十八旗、三百八十洞的土官、舍巴、头人们都赶来参加庆典，桑植、容美、散毛、酉阳、保靖等地的土王也赶来祝贺。正当锣鼓喧天、炮火齐鸣，土号也嘟嘟的吹得正劲时，新土王登上王位，向各地来宾和他的臣民发表就位的演说，这演说词，是请一个汉官给他起草，且给土王教了一个多月，他已背得滚瓜烂熟。等他坐上王位、抖抖精神，干咳两声，打扮喉咙，提高嗓子，巴巴结结地高声念道：“本爵何德何能，焉敢登此宝座，……”下面的汉话忘记了，卡壳了，挣红了脸，越挣越挣不起来，只好用土家语说下去。他说：“沙力池太，烟筒何些，烟一筒乎。”(sa³li³tshi²thai², jan¹thor³xo³gie², jan¹ji²thor³xu³)意即话讲的没有，烟杆拿来，烟一袋吸。这个传说笑话，是说土王只会讲土家语，学熟了汉语也讲不好，后来还是用土家语结束。土王如此，在他统治下的土家山民们，更可想而知了。地方志书中在介绍土民们的特点时说：“土民怯懦，畏官惧讼。”又说：“喜狩猎，不善商贾。”这

“畏官惧讼”，“不善商贾”，都和土家人不会汉语有关，因为不懂汉语，不可能表达自己的内心，讲土家语别人又听不懂，所以打官司常常打输，做生意常常吃亏上当，这其中有很多辛酸的故事。

“改土归流”后，打破土司政权时期“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人为禁锢，土家族聚居地区门户大开，汉文化大量涌入，土家族人开始学汉语，用汉语，语言开始变化。但这仅限于城镇之地，众多的土家人聚居的广大农村地区，仍习用土家语。清雍正十一年编写的《永顺县志》中记载：“土语钩朝格磔，卒难入耳，立谈之间，瞠目莫辨。”府、县官吏下乡，都要带随行翻译，否则“民情难通”也。乾隆初年，永顺知县王伯麟（四川人）作出“一切语言，必照内地”的规定，限制土民用土家语，遭到土家族的抵制、反对。

“改土归流”后，第一任知县名李瑾，是一个务实的地方官，他在政务繁忙之余，编写了第一部《永顺县志》，志书中用汉字注音的办法，将土家语作了如下的记载：

土人称天曰墨，地曰理，土亦曰理。人曰那（上声）、风曰热暑、雨曰墨则、云曰麦浪翁、雾曰所帕、细雨曰墨则喧、下雪曰舒舒者、大山曰卡科，小山曰卡科必，河曰爱、路曰喇、池曰熊节、田曰夕列格、火曰米、水曰米那（上声）、炭曰什体各洛、烧火曰土鸟、热曰古、冷曰撒、树曰卡木、柴曰卡务、竹曰猛、花曰卡帕、吃酒曰热呼、吃茶曰蜡辄胡、吃饭曰只架、行曰喇儿、坐曰猛背、官曰夸、民曰马那、祖曰帕布、祖母曰帕八、父曰阿八、母曰阿捏、叔曰阿卑、婶娘曰阿尼、兄曰阿可、弟曰阿米、嫂曰查七、姊曰阿大、妹亦曰阿米、媳曰帕、女曰必物、外祖曰卡客、外祖母曰卡布、夫曰那（上声）、妻曰那（上声）假妮、闺女曰补逐、作揖曰戳咱、叩头曰卡他背、头曰可八、眼曰罗布、眉曰罗布须加、鼻曰瓮起、面曰谷、口曰哲、齿曰是、舌曰亦腊、须曰喇怕、耳曰翁切、手曰洁、掌曰洁里皮、胸曰历科冲、肚曰阿拱、足曰骑帕、看曰巴、丑曰奚腊、发曰杀七、哭曰齐、水牛曰苑、黄牛曰坳坳、马仍曰马、羊曰弱、猪曰止、狗曰哈里、虎曰力、猴曰额（上

声)、鸡曰匝、鸭曰撒、鹅曰压、碗曰切背、杯曰切背背、箸曰补止、锅曰踏枯、桌曰席别、椅曰科椅、凳曰尖及、一曰脑聋、二曰捏聋、三曰梭聋、四曰惹聋、五曰翁聋、六曰鹅聋、七曰泥聋、八曰节聋、九曰格聋、十曰墨聋、百曰那日尼戳、金曰翁可、银曰我、铜仍曰铜、铁曰写、锡曰言、盐曰腊布、油曰设是、醋曰奚址、谷曰力布、米曰哲、肉曰实、帽曰毛、衣曰西八、裤曰枯、被曰夕纳、鞋曰戳歇、袜仍曰袜、扣子曰西八布雷、带子曰麦肉腊、欠债曰舍打、还债曰拖、书曰赤、读书曰赤秃、写字曰赤赤阿、活曰赧波大、死曰赧、说话曰煞力、相打曰打偕、青曰浪、兰曰信介、红曰米纳节、黄仍曰黄、白曰阿使、绿仍曰绿、不知曰哈太、睡曰列、起曰住。

以上所列词语,仅土家语中的极少部分,个别记错,且用汉字记音无法读准。但用汉字记土家语音,还是第一次,以后《永顺府志》、《龙山县志》、《保靖县志》,均照此记土家语音。李瑾,云南人,汉族,能注重少数民族语言,是难能可贵的。湘西古丈县内有几个民族,语言复杂,有土家语、苗语、仡佬语、侗乡语数种。清光绪年间,厅同知董鸿勋编写《古丈坪厅志》,举土家族语 170 多例、苗语 210 多例、仡佬语 100 余例、侗乡语 50 多例,且将各种语言进行比较。尤有参考价值。比较例如下:

汉语	天	地	风	衣服	鞋	羊	母亲
土家语	墨	里	热书	西八	撮歇	弱	阿捏
苗语	各达	罗	箕	阿	晓	大容	阿米
仡佬语	板围	府都	急	亚	窝		阿乃
侗乡语	昭	透	灰	矣	利	惹	阿娘

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是显然的。

清代和民国时期,湘西土家族人聚居地区,土家族人仍以土家

语为主要语言。解放后,交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教育、广播、电影、电视等事业发展更快,土家族人汉化程度加速,土家语正在不断消失之中,但某些边远偏僻地区仍以土家语为主,老人和儿童还有听不懂汉语的,如龙山的坡脚、店坊、他沙,保靖的普戎、仙仁,永顺的对山、列夕等地的一些农村学校,用土家语、汉语双语教学,否则土家族儿童在课堂里听不懂老师的汉语课。

土家族人热爱土家语、习用土家语,他们用本民族语言,在本民族内作为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用民族语言交谈,则民族情感油然而生,这不仅一般平民百姓如此,即使是土家族中的知识分子和外出多年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不忘民族语、心系故园情。如湘西永顺前清翰林黄瑟庵、前清举人向定模、田佐汉、彭施滌、前清土家族名诗人彭果廷、彭雪椒等,都是博学鸿儒,是精通汉语的饱学之士,据父老传闻,他们都精通土家语,在外地用汉语,回家乡与父老乡亲交谈总是用土家语,倍为亲切。曾在国民党部队任高级将领的王时(中将)、汪之斌(军长)、向凤武(龙山坡脚人、军长、辽沈战役中击毙)、向敏思(军长,起义将领,后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田仲达(副军长、后任湘西自治州政协主席)等,他们都是土家族人,熟用土家语,在与身边工作的家乡人对话交谈或在电话上讲话时,总是用土家语,外人讥笑他们讲“外国话”。老红军、原湘西自治州副州长彭祖贵、现湖南省省长杨正午、原湘西自治州副州长、政协副主席田荆贵、现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田心桃、现在成都西南民族大学工作的田德生等,他们离开家乡很久,长期泡在汉语的海洋里,但与家乡的熟人见面,总是用土家语互相问好。有由台湾、香港或海外回家探亲的土家族老人,回到阔别数十年的家乡,看到童年旧友,总是用土家语交谈,他们说在外地数十年,南腔北调,甚至学了外国话,但土家语的根子始终忘不掉,土家语在土家族人的生活中,就是如此根深蒂固。

湘鄂渝黔边聚居的土家族人,是一个民族整体,土家语曾是这

个民族的共同语言,现在除湘西外大部地区的土家语虽已消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大面积中某些小角落尚有保存,在称谓、地名、语言结构上还可以看到习用土家语的痕迹。

1991年,原湘西自治州副州长、州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民族志·土家族篇》的编写者田荆贵,专程去贵州印江、沿河等县进行一次土家语的调查,历时二十天,他深入到土家族人聚居的村寨,根据调查所掌握材料,写了一篇《黔东北土家族语言初探》论文,于1992年在贵州土家族学会上宣读,获得参会专家学者的赞扬,认为是一篇令人信服的科学论文。此文后又收入199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土家族研究》一书中。《黔》文中谓黔东北的村寨名多带“溪”音,其实这些地方,即无溪、也无河,多系高山峻岭的老山界,然则“溪”从何来,它是土家语的“且”(tɕhie¹)的变音,“且”,土家族是“山坡”或“地方”的意思,“某某溪”,是“某某坡”或“某某山”、“某某地方”之意。黔东北地名还有“宅”或“石”,这都是土家语的音,“宅”、“泽”、“车”等都是个音“tshe¹”,这tshe¹音,土家语指水,地名为“某某宅”者,实指这个地方近水或缺水的意思。“石”、“实”、“时”都是si³的音,si³在土家语中指狩猎的野兽,“石”为地名者,系指狩猎时野兽躲藏或狩猎所获的地方,这种以宅、石、溪为地名,与湘西村寨的命名相似,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共同用土家语的缘故。《黔》文中还列举分析了下列的村寨名:浪溪、孟溪、松溪、白溪、茶溪、黑石溪、竹家泽、安家宅、石界、石柱、石龙、茨坝、洛右、沙子、白石、昔蒲、胡革、铜革、嘎洛、界落等数十个村寨名,用土家语解释,很有说服力。如孟溪,此地既无孟姓居住,又无溪河,若用汉语字义解释,显然不符实际。如用土家语解释,则地名的意义自明。“孟”(moŋ²)土家语指“竹子”,“溪”(tɕhi)土家语指“山坡”或“地方”,“孟溪”是指长有竹枝的地方或山坡,正好这个村寨的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地方老人们说这些竹林已有数百年历史了,村里会做竹工的人很多,有的是几代的竹工,这种解

释令人信服不已。又如有个地名叫“安家宅”，这个村及其周围，没有姓安的人家，则“安家宅”地名何来？若用汉语的意义去解释显然是不通的，其实“安家”是“朗嘎”(lan²ka¹)之变音，“朗嘎”土家语“深黑色”的颜色，宅(tshe³)土家语是水，果然这个村前有一条小河，河水深黑色，这样用土家语解释，真是恰当不过，再不要胡猜有姓安的人在这里居住了。又如有村子名铜盖，如按汉语字面解释，则一定说这个村子象铜壶盖盖，这个小村在山窝窝里怎么样也和铜壶盖盖发生不到联系，原来铜盖是土家语“洞介”(ton³kai²)的变音，“洞介”是什么？土家语叫“洞洞”或“天眼”，或“天坑”。正好这个村的前面有一个大的天坑，村子里的积水，都从这天坑流去了。田荆贵同志对这里的村寨名和湘西地区的村寨作了一些认真的比较，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正说明这里的土家族人普遍使用过土家语，只是因为现在这里的土家语已经失传，而都用汉字记载地名、村寨名，因之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了。《黔》文中还考查到黔东南现代语中保留有不少的土家语称谓和语法结构。

《湖北长阳土族自治县概况》(1988年编，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一文中第三章第四节，专门介绍了长阳县土家族民族语言。书中写道：“长阳土家族在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与湘鄂川黔边的土家语大同小异，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待定，为土家语北部方言。但由于没有文字，加之历代王朝强行汉化政策，土家语作为社会交际工具，已在现实生活中消失，而在日常用语和地名中，还保留得较多。这些地名集中地存在于县西和清江以南，比较确切地反映了土家族人民世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历史和曾普遍使用民族语言的事实。长阳土家族老人称“水为车”、“天为墨”、“地为里”、“吸为夫”、“山为苦”、“学校为效堂”就是留下的个别土家词语。以土家语为名的地名特多，如“车溪”、“车沟”、“车湾”、“车洞坡”、“车落洞”、“车荒坪”、“草环湖”、“大墨湖”、“蜂子湖”、“狮子脑”、“苦查坡”等等，土家语还保留在丧葬词和民歌里。资丘区七